

# 回首威權體制下的禁忌與荒謬

## 臺灣文學禁書展

Looking Back at Taboos and Absurdities Under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Writers Blocked-Special Exhibition on Once-banned Taiwan Literature

述 | 簡弘毅 (臺文館) · 文 | 張皓棠 · 圖 | 臺文館



無論是日治時期或戒嚴時代，言論管制都是統治者維持權威的重要手段。其所帶來的影響，不僅是對知識的限制，更可怕的是作家會因恐懼而進行自我審查，使得思想在萌芽之時即被扼殺。

過去臺文館曾舉辦「江湖有字在：臺灣人文出版史特展」，當中的一個專題「禁錮與掙脫的交響樂」便展示過戒嚴時期言論管制下各個作家與出版人的心聲，此次展覽即是延續並深化當時的議題。而查禁制度也是許多機構曾處理過的策展材料，包含電影查禁、禁歌與政治運動等，本次臺文館的展覽則聚焦在文學禁書，除了從作家與作品的相關例子回首威權體制下的禁忌與荒謬，也希望能進一步提醒我們反思：言論自由得來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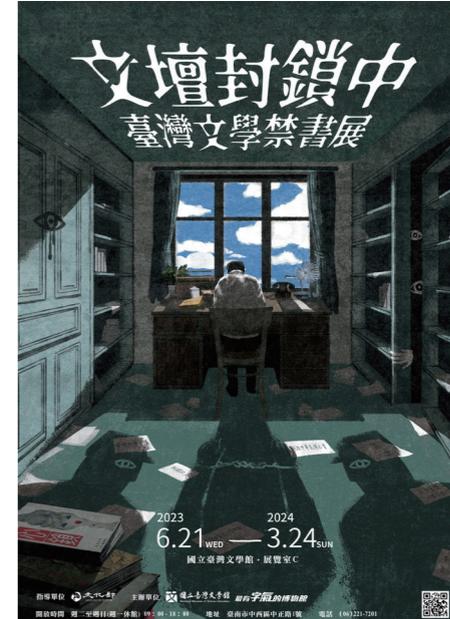
### 沉默的暴力

來到展場，率先看見的當是主視覺，畫面定格在一間狹小的書房，中央是一名作家埋首書案，書房內縈繞著兩個悄悄監視的黑色人影，反映的正是苦悶年代下那躲在暗處且無形的思想箝制。有幸的是作家前方也有一框映著藍天白雲的窗格，暗示著作家總有一天將迎向自由與希望的未來，打破壓抑與禁錮。

進入曲折的入口處，便會發現本次展場在設計上比較迂迴與昏暗，無論是光線或展品都點綴著幽微與神秘。而將查禁制度作為主題難免與白色恐怖、解嚴與轉型正義等嚴肅議題扣連，但在展覽規劃中，定調上希望能盡可能柔性一點，從新時代的視角回顧過去籠罩臺灣數十年的壓抑，因此設計上導入了實境解謎的元素，藉由遊戲化緩解沉重的氛圍。同時，本次在展區間關聯性上則採用非線性時間的安排，以由外而內、由淺而深的方式逐步進入圖書查禁的核心。

入口展品即展現了查禁現場的樣貌，查禁不是命案現場，並不會拉起封鎖線，但情治單位的突擊必然會是翻箱倒櫃，不留任何可能危害威權統治的資料。到了第一個展區，述說的是「查禁的N種方式」，所謂的N，即是無數的法律與細則編織而成的、數不清的查禁手段。在展區中，除了許多人看過的《查禁圖書目錄》外，另一個重要史料是國民政府內部組織所發行的《宣傳週報》，這是只對黨員發布的刊物，由負責文化管制的第四組編撰，這本書的重要性在於它展示了第四組如何進行思想審查，指出哪些語句可能有問題並提供管制建議，以供後續情治機關進行查禁。

- |   |   |
|---|---|
| 1 | 2 |
|   | 3 |
|   | 4 |
|   | 5 |
- 在展覽規劃上，藉由遊戲化緩解沉重的氛圍。
  - 主視覺畫面定格在一間狹小的書房，構圖中央是一名作家埋首書案，書房內縈繞著兩個黑色人影。
  - 第一展區「查禁的N種方式」，所謂N，是無數的法律與細則編織而成的、數不清的查禁手段。
  - 第二個展區「名字決定命運」觸及查禁時的依據：出版項所列的資訊如作者、書名與出版社等也經常被針對。
  - 第三個展區「書寫的形式，政府來定義」關照哪些形式不為統治者接受。



劇中人物所犯的錯誤並非源於泰戈爾的理念，而是翻譯者的敏感身分。當置身於管制年代時，我們往往只能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濃霧中摸黑探路，一不小心就會墜入懸崖。

禁書管制的時代對許多年輕一輩而言不見得經歷過，甚至不知道。如今雖然言論已經解禁，然而我們也不能讓過去的苦悶歷史埋沒在時間洪流中。正如展區「結語：別走回頭路」所言，言論管制雖然荒謬，但也隨時可能復辟，任何政治結構的轉變都可能會讓禁令回來。

這次的展覽，正是希望讓年輕觀者省思並珍惜自由的可貴，言論管制其實並未真正地遠去，就算到了當代，我們仍能不時於其他國家或網路上發現來自統治者的暴力。我們必須時時警惕於心，謹慎看待過去那「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的時代，絕不能讓自我審查再次成爲盤據人心的陰影。

### 張皓棠

現為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專長是現代詩、跨媒介研究跟打掃研究室，偶爾寫小說。著有《噪音：夏宇詩歌的媒介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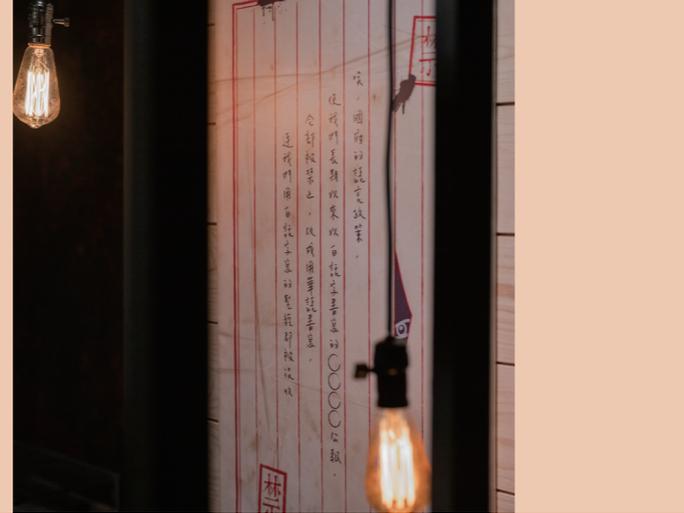
辛、小道消息）三色作爲查禁依據，對統治者而言這三色分別帶來中共滲透、腐敗人心與動搖國本的危害，這也是思想檢查的核心重點，在此清潔運動下許多作品因此被扼殺，也帶來許多誤殺，最著名的當屬郭良蕙的《心鎖》，即因違反了黃色禁令而查封，展品中即展示了許多關於《心鎖》的論戰資料。不過，雖然統治者實施了很多思想政策，但人心始終是管不住的，對《心鎖》的傳播流通而言，禁令也讓後續盜版盛行，許多讀者反而心生好奇，使得更多人知道《心鎖》。

## 重省自由的可貴

展區中掛著三幅一組的噴砂沙畫「霧。MIST」，從一般角度觀看只會是一片遠山濃霧，昏橘太陽掛於左上，然而若我們從別的角度檢視，就會發現畫中藏著泰戈爾的詩「霧，像愛情一樣……」。其實，查禁的歷史真相大都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換了一個視角後我們才能窺其全貌，正如電影《返校》中因閱讀泰戈爾詩集引來的殺身之禍，

1 | 2 | 3

- 1 第四個展區「思想有毒，政府來『清潔』」則關照更核心的、思想層次上的禁書管制。
- 2 展場一隅，展間中透過類似遊戲的手法，化解主題嚴肅氣氛。
- 3 藝術家沈昌明的複合媒材創作「霧。Mist」，呼應那些年被隱身的文學作品。



而每次的圖書查禁，儘管都有說明觸犯了哪條法律或細則，然而爲什麼觸犯了卻往往不爲人知，大多是由執行者自由心證地安置罪名，被禁者只能透過事後推測來了解被查禁的原因。這種無孔不入的查禁，對作家與出版社而言即形塑了必須步步爲營的心態，而其中最大的危害莫過於自我審查，在公文下達之前，就迫使作家因爲恐懼而將自己的書藏起來或燒毀，體現了沉默的暴力。這其實也是禁書管制的目的，統治者想禁止的並不是書本身，而是這些書所帶來的思想與意識形態，在思想開枝散葉前便將其根除。

## 管不住的人心

第二個展區「名字決定命運」則觸及了查禁時的依據。執行是否沒收的依據不一定全然來自內文中蘊含的思想，僅是版權頁所列的資訊如作者、書名與出版社等也經常被針對，並與時代脈絡息息相關。在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後，便將選擇留在對岸的作家視爲「附匪作家」打入查禁名單中，此一牽連甚廣，且不問內容爲何。另外一種容易被禁的是翻譯書籍，事實上許多案例從原著來看並未有任何問題，主要是譯者的身分卻觸碰到了當局的敏感神經，就如展品泰戈爾《漂鳥

集》(Stray Birds)，由糜文開所翻譯的版本順利流通於市面，而鄭振鐸翻譯的版本因爲譯者被判定爲「匪幹」，因而落到沒收的下場。不過，政策雖然表面上明訂，但執行查禁的警察或教官卻不一定熟悉這些細項，這也讓出版者得以有瞞天過海的機會，例如將作者改名或是創造不存在的作者以蒙騙過關。

第三個展區「書寫的形式，政府來定義」關照了有哪些形式不被統治者接受。日治到戰後都執行一連串的語言政策，無論是禁漢文、禁日文或是國語運動都促使不少創作者放下筆桿，會執行這些政策即在於語言背後所扣連的國族認同被統治者視爲禁忌。另一種被禁的形式是武俠小說，由於過去報章雜誌的影響，有許多人認爲武俠小說被查禁的原因是其過於風行，就有家長曾投書控訴自家孩子因武俠小說而荒廢學業，但從這次展品「警備總部暴雨專案」的紀錄來看，被禁止的原因更包含了作者如金庸與梁羽生都與左傾報紙往來密切。

第四個展區「思想有毒，政府來『清潔』」則關照更核心的、思想層次上的禁書管制。從 1950 年代展開的文化清潔運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以紅（共產主義）、黃（色情、違背善良風俗）與黑（挖掘政黨秘